

我是二〇〇六年年底，二〇〇七年年初一月份，一月一號元旦在新加坡認識了師父。然後他老人家二〇〇七年四月份就到河南的鄭州，參加炎黃二帝雕塑的啟用揭幕儀式。完了以後，我跟胡妮妮總幹事還有師父就一塊回北京，當時是四月份河南是有點熱了，師父堅持，這第一件事給我的教育就是不買頭等艙，坐普通艙。而且你想，近距離的飛機，從河南的鄭州到北京距離不是很遠，所以那飛機也特別小，而且挺熱的，河南比北京熱。師父老人家坐在緊靠窗戶的那排，我們那排三個座位，胡妮妮總幹事坐在中間，我坐在靠走廊這排。妮妮阿姨就是特別的慈悲，上來以後她就要把師父的座位往後挪，那個靠背不是可以傾一個角度嗎？師父就做一個手勢制止了她。然後飛機也很吵，空調又開，師父就指指後面，然後比了比這個距離，意思就是說後面太擠了。我當時是坐在靠走廊這邊，我特別感動，我說這老人家已經八十多歲了，天這麼熱，而且你又坐普通艙，而且你把座位往後放，這理所當然，這屬於你的空間。老人家就制止別人，說後邊挺擠的，就別弄了。這是第一件事，對我觸動特別大，那時候我剛認識師父四個月，不知道什麼叫行持，也就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修行。

然後等到了北京，你想，咱們都坐過飛機有這種體會，到了北京以後，飛機一停下來，到了Terminal（航廈），傳送帶還沒開過來的時候，基本上很多的乘客就開始起來，拿箱子什麼的，其實安全帶的指示燈還沒熄滅。我靠走廊，我就起來，我就準備拿行李，然後我拿完行李，我就坐好準備著，胡妮妮總幹事跟師父還坐在那。然後服務員說：請大家坐下，等飛機停穩以後，指示燈熄滅了，

再解開安全帶。我就看著師父，真的是等到一聲響，安全帶的指示燈熄滅了，老人家才解開。我在國內多次向大家匯報的時候，老講這兩個故事，這是對我印象特別深。